

新刊資治通鑑宋元綱目經史品藻卷之一

賜進士文林郎按察御史浙江寧波府石屏戴得著

賜進士出身中獻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莆田鄭勳校

范質子曼元

王溥父祚

魏仁浦子咸信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為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力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為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曾為小吏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

石守信

子保興 保吉 孫元孫

王審琦

子承術 承衍 孫克臣等

高懷德



韓重贇子崇訓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
力一日以黃袍之喻價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
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
萬懷德之遲逐敗度非是因以自晦者耶至於審琦之
政成下蔡重贇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余
戰未嘗妄殺可謂勇之仁矣彥瓌於革命之日首挺
劔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眾先於周則其過不在
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
節鉞是之垂訓後人矣保言承衍咸以帝婿致位藩鎮
其被驅策著成功則保言為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為不

伐而有讓然械役各士縱意禽獸荒累德多矣

韓令坤父倫 慕容延子德豐 符彥卿子昭憲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樞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
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
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也彥卿
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
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
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日與功以啓慝
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王景子延 王晏 郭從義曾孫 李洪信弟洪武 德行

德 楊承信 侯章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為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迂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彖徂於肺腑之戚而無外凜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辨寃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折德袞

子御勳御卿曾孫克行

馮繼宗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友

子全照

論曰五代之季造圍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

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成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析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裔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鄉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各將世篤忠貞足為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泣種落亦能世其職職者也繼業雖出戍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取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侯益

子仁矩仁寶孫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晁子

延濟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偽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將皆忽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郭崇

楊廷璋

宋倭

向拱

王彥超

張永

德

王全斌

曾孫

康延澤

王繼壽

高彥暉附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恩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劫虜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倭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

乎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及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光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降欵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壽彥暉先登重復殞歿無避咸可稱焉

趙普

弟安易

論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

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晉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猷，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

吳廷祚子元輔

元載

李崇矩子

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子

繼隆 繼和

論曰：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孽，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譴於海國，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志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入所難。王仁贍、紅

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誕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一言人不可于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可歎。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拉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柳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曹彬子

藥璋 琮

潘美

李超 附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居百蟲之蟄，猶不免忍傷出價，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

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托列錕
遣價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軾則其
威名之重豈待平領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
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
貴而光猷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列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
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
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瘁事皇甫繼
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

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
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勲日蒙春聯
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曹翰

楊信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師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
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事功
始終匹休而無翰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
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
皆終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彊使酒米信所為雖彘暴
橫党進恂恂類懷姦詐忠論廷昧大躰然以征太原平

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為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遭翰崔翰者也然不與古之良將同日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而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莫先於二子信矣

李瓊 郭瓊 陳承昭 李萬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孫若 張繼勳子守 劉重進

袁彥 祈廷訓 張鐸 李萬全田景咸 王暉附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為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

太祖之英武而為創業之君也歟

李穀 外居潤 竇貞固 李濤弟齊 孫仲容 王易簡

張錫 張鑄 邊仍讜 劉温叟子謙 孫几 劉濤

邊光範 劉載 程羽

論曰李穀邊歸讜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等策自各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惧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謬耶嗚呼魏范粲齊顏見遠宜見棄於前史也

張昭 竇儀弟嚴 孫 呂餘慶 劉熙古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子中 李穆弟肅

論曰張昭居季之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與敦獎
碩儒爰所詢訪庶稽獲稽古之效實氏第曰第以儒學
進並馳時望似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
論亡屢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備實元僚冲淡
回翔晚著忠讜余慶當大祖居潛歷幙府名亞趙普李
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眾所傾及能
為之辨釋熙嘉太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
喜薦善人穆以文學者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
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風及士之風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雖

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為盜
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
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
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
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
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
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為程羽賈琰所抑繼為多遜所
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
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琪
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
焉耳

李昉子宗詒宗諤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賈黃中

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為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與於斯。

錢若水從弟若冲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子舉正舉元孫詔

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為苛刻。仲甫以吏事為特。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達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躅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 趙昌言 陳恕魏初附劉式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論曰張宏為樞制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為

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技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怨為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視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古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夫政柄恣情擊擊舊史稱為倍吏又奚責焉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

子旭孫質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為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冕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伐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營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已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竇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法太祖以宣祖配天為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為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

資之典則為善者感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為宋元臣焉

顏衍 劇可久 趙逢 蘇曉 高防 馮瓚

邊珣 王明 許仲宣 楊克讓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樞

論曰顏衍振舉風憲不避疆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戒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儆臣節躰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

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抹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瓚省闕市之奇賦設方畧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珣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過亂兵繫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焉侯陟更才適用患在伎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為口實魏丕又典功效以濟戎用至於平反寬盜之獄抹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借哉

馬令琮 杜漢徽 張廷翰 吳慶裕 蔡審廷

周廣 張勳 石曦 張藏英 陸萬友 解暉

李韜 王晋卿 郭廷謂子延澤 趙延進

輔超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慶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禽敵將。此忠盡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為親。復雙果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晋卿冒貨。雖立威著。勤

楊業子延昭等 荆罕儒從孫 曹光實從子

張暉 司超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遷之言。失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志。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勳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為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猷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中誠勇果。卒有可尚者焉。

李進

子延

楊美

何繼筠

子承

李漢超

子守

郭進

牛思

李謙溥

子克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馬仁瑀

論曰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
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相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
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勳領棣州以拒比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
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
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
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
僥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

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
命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
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
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
嶺表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
心誠得為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勳
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
宋之武功於斯為盛焉

王贊

張保續

趙玘

盧懷忠

王繼勳

丁德裕

張延通

梁迴

史珪

田欽祚

侯贊 王文寶 翟守素 王侁 劉審瓊

論曰王贊奮迹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御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諸之將危繼勲知番愚之可取侯贊又治邊郡文寶數護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迴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勲勞然率疆矣而乏溫克以速於疾斯乃明哲之所戒玆以剛險蒙悔吝玆以發擿肆威福其不逞者歟守素不事際競審瓊克享期頤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劉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譚廷美 元達

常思德 尹繼倫 薛超 丁罕趙瑀附 郭密 傅思讓李斌附

田仁朗 劉謙

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為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挺身謙慎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返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為讒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自取通侯若廷美之開開示敵思德之翼衛主師繼倫之龍擊契丹薛超之累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瑀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其乃職能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劉保勳 滕中正 劉鰲 孔承恭 宋璫

表廓 樊智附載 臧丙 徐休復 張觀

陳從信 張平子從 王繼升子昭 尹憲 王賓

安忠

論曰大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疆幹之士及即位修舊
邱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成
倍任使又皆界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焉有足
稱者矣然平不脩舊怨度幾進於士大之度從信所進
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張鑑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盧之翰

鄭文寶 王子輿 劉綜 卞衮 許驥 裴權

牛冕附張適 藥崇吉 袁逢吉 韓國華 何家

慎知禮子從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
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張鑑將命
而蜀處制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經制索
湘議罷鬻茶許驥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國華不辱
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謂違性命之蘊卒流於釋
老之歸文寶久仕邊郡而不免以生事蒙絀劉綜著勞
朔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踈於訓子固未得
為畫善者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白之操卞衮乏仁恕
之道冕之棄其城守坦之踈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馬金義子知節

雷德讓子有終簡夫

王超子德用

論曰全義德讓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堂堂無庸人者而各有子勤勲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真勲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上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王繼忠

傅潛

張昭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正賢

劉用

耿全斌

用仁美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為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輩或由藩即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勲轅門入則拱扈巖陞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臬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憚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主

宋辭賸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
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又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
將畧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
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
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
矣屢以罪黜宜哉

呂端

畢士安

子仲衍
仲游

寇準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準同相而常
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
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
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

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
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
曰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
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合之所致也準於太
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
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
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
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
致啓懷政政邪謀坐窟南裔動業如而不令所厥終所
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

弟維

王旦

向敏中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
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
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
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
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其宗不可用新進
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
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抹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
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
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

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尙敏
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汗預避市船之嫌以全其
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
謂有宰相之風焉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
以秘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冊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
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為岐路求辟薦時
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簡夫始起隱
者出入乘牛冠織冠自號山長開中用兵以口舌裨闔
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頗忌其舊里閭指笑
之曰牛及織冠安在

王欽若 林持附 丁謂 夏竦子安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群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祈孤風雅操過祈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交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陳執中 劉沆 馮拯子行已

賈昌朝 弟昌衛從子炎伯祖父琰

梁適孫子美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

一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極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極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從子延慶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朝之議奎正母后衣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吏正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群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

為政之本焉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從子紘

趙安仁 文孚子良 魏孫君錫 陳彭年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憂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名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慢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卷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

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度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歲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節祿甘為小人之歸豈不動可嘆也哉

任中正 師中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

奇魯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后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導植堙和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氣能斷大事然猷武后臨朝畱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

殆亦未足與議也

高瓊 子繼勳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礮干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焉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而能董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為最賢伯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勳繼宣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與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達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余而異識之不足也歟

曹利用 孫繼

張耆 子希

楊崇勳

夏守恩 弟

續子

狄青 張玉孫

附

郭達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鷲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致府隱然為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尔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后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星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為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吳育

宋綬 子敏求從子昌言

李若谷 子叔孫壽朋復圭

王博文 王駿

論曰是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歟宋
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后
與政權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后嗣敏志淑俱練
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
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駿不留意曹瑋之言卒
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孔道輔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一為之不採當天聖明
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與

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
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為諫官御史郭勸段
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干遂不更其守
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
犯人主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
邦之司直其度幾歟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從子
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子度
孫奕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感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
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修自守蓋侍
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

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狄棐子遵

即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楊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冲

崔澤

田瑜

施昌言

論曰狄棐即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楊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各臣終鮮大過考其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楊偕

王汾子鼎

杜杞

楊政

周湛

徐納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尋杜曾附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易從

楊大雄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好愧歎抑又可尚哉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城

楊日嚴

李行簡

章穎

陳琰

李育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積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驥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共為政愛民讓已利物有

古道焉若。曰浚泮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鄆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喬維岳 王陟 張雍 董儼 魏廷式 盧琰

宋搏 凌策 楊豐 陳世卿 李若拙 子繹

陳知微

論曰維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瀆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琰搏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覃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為時論所許

得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汗情哉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王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照 張佶

論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嘗無邊圉之患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扞禦之昔人有言誰能去兵漢祖亦云安得猛士蓋為此也李順叛蜀攻涪郡邑正扞劔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王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其餘勇佶照宣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城扞強寇接絕戰死一伐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義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財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
功允恭有心計詔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規制未
備故因其連自而從之利甚溥焉義亦精心敏職士大
夫許其醞籍德權清廉強伎矯名好威然其斥謝必以
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
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 王曾 弟子融

張知日 杜衍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臣附 呂景初 馬尊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觀

及層以來任諫官御史各有風采見推於時者
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圓宦
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觀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敗焉

張昱之 魏瓘 弟 滕宗京 劉越 李防 趙湘

唐肅 子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石安

范祥 子 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噓
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
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為衆人所不
敢為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

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奴子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
壯也

周涓 梁鼎 范正辭子 劉師道 王濟

方偕 曹頴叔 劉元瑜 楊告 趙及 劉湜

王彬 仲簡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况其設施見於
政事者乎方偕曹頴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
推恩行利剋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
不減此數者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
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筲之器也斤足道哉

楊億字 從子琰 晁迥 子宗慤 劉筠

薛映

論曰自唐末嗣氣浸弊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靡
士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宋一海內文治日之氣
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
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辭之今古時習使然違暇議
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
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私君子病之

謝泌 孫何字 朱名符 戚綸 張去華子師

樂黃目 柴成務

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
又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披十事皆切於

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
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屬辭淹緩而著述
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韓琦子忠

曾公亮子孝寬孝廣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從父罕從兄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建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
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
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以避清
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
能正揀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
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
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
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歟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曰給事潘印以攀附致通者凡
七人若守一之貧直趙鎔之勤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
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疾周
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
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齷
齷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嗜德寇樞宥而善終如始者
其惟繼英乎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持其大臣必有著艾之福推其有

餘足范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矣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未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求其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儉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昌番上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范仲淹

子純祐純禮純粹

范純仁

子正平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與必有名一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

一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抹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韓億

子綜

韓絳

子宗

韓維

韓縝

子宗武

論曰士備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億億不悅攬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

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鎮適於嚴，烏呼維其賢哉。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自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自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烏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揚紹，豈得專美哉。

晏殊

龐籍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績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恐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此當在晏殊下。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監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怡帝。○貢奉初用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清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今。○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清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年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羨其墓碑。曰日德之碑。○士遜嘗記帝東宮旧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資善錄。之幼子友正。字彖。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二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誣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况

唐介子淑

同孫

同

論曰。極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罰。惟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恃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否介敢之。聲動天下。斯古遺真也。夫所諫者明君所難。以文皇猶弗絡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多。弗誠盛德之主哉。况世孝淑。問難進。義問疆。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邵元必從父

馮京

錢惟演從弟

易七子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馬邵

充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賴王授室公主下嫁清用
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亦必習禮者也預修唐書
而能力辭以為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休豈非名言
乎鉞惟寅敏思清才着清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
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崇之惜
乎易以輕儻明逸以傾險並為時論所憾云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衆
子宗愈宗憲

論曰張昇清忠涼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
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
學術視宿明有間美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
以趣和朴於死載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

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云

歐陽修

于發

劉敞

弟致于
奉世

魯鞏

弟鞏

論曰劉敞恃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為考功仁宗賜夏竦
謚上疏雄文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
定樂中貴預列又諫四臣懼為表盜所笑此豈事君為
容悅者哉致雖踈馬文將於敞奉克肖世稱三劉魯鞏
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
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府能吏之才宋之
中華文學理法咸精其能若劉氏魯氏之家學蓋有兩
漢之風焉

蔡襄

呂溱

王素

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素命治躡推
 韓琦范仲淹之賢清素請罷不急之賞命仁宗納二女
 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丹用蓋仁宗銳於求治
 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平成慶歷之治良有以也
 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乎收功名素在
 西邊多惠政其隱尹開封雖頗厭劇再為渭州邊民老
 幼至相牽稱其惠之在吏者深矣哉若呂溱論諫執中
 則不款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各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
 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
 平之純綴英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慣忠義之氣死而

生較之諸人亦多忝焉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讓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充然多悔身雖
 不偶而聲名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
 信而諫能以片悟言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
 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
 罪可勝誅哉

何劭 吳中復 陳薦 王獮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宋京

論曰何劭吳中復皆良御史也劭出夏竦阻王守忠姦

入廢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
淪李定思宮之右歐陽修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
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與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
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而多可議者京
特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蔚昭敏

高化

閔守恭

孟元

周美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
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又冤獄脫人於死蓋武
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却城保土此石未嘗擇
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為之

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關守忠暮郭進為人而慷慨自
效起徒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
皆經畧西鄙數戰有切其初起日卒伍而能練習民事
招輒散世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疆命中精曉機兵
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
史閱技用兵以來人以為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
走不暇後容而接劉滄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
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
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誌人
未可同日語也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兌則

張亢 兄奎

劉文質子煥 趙滋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致終以罪廢張孜素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少懷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煥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滄水落之戰從容退師扈之才畧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二十年設地方畧不動聲氣契丹至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畧琉璃堡免毛川之捷良快八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郭遵附

任福王珪武英桑澤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眾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已山
張君平 史方 廬鑑 李渭 王果 郭裕
田敏 伸其瞻 康德輿 張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畧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矚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潔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由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為治遠畧一失機會關中兵禍

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為知
聖人懷柔之意哉

王安石子雱唐 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
者不以咎二弟也推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聲
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兄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 章綯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何湟平
靈夏而蔡挺王韶章綯輩誌生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戒
馬間世非与材在上所趣尚磨厲何如耳觀挺之治兵

昭之策敵案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之勞
而董漕邊饟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
若厚之降隴撻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君造寡
北伐迺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还道家所戒卒
之案以左道殺綯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常秩 鄧綰子洵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亨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命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獻文於英宗崇宗邸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為足道
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為中

丞則承望旨疾琦如仇雖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与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与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庶恥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揚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仁宗愛其才欲超真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老母請知眉州。徙與元府吏請揖穿窬盜庫。繹者繪就視之。蹤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吁。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狀。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田所厚曾繪事曰公亮持國名器

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為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周鞏私也。帝為寢其命。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閩悉從之。繪常薦屬吏主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實下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侍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強主愛利而受性疎曠。訖以是見廢。斤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重。為文立就。

- | | | | | | |
|----|----|-----|-----|-----|----|
| 任頴 | 李參 | 郭申錫 | 傅求 | 張景憲 | 竇下 |
| 張瓌 | 孫瑜 | 許遵 | 盧士宗 | 錢象先 | 韓疇 |

杜純第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穎至瑜是已穎能折夏人屈元吳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黥吏禁盜鑄下以身活人壞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求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或擢吏事絕人氏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絃議獄必專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埽麟定狴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面有足稱云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極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宋 馬從先 沈邁

第 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舜俞 劉蒙附 樂京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子秉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極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

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宦清議至於沈决河議緩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上也可見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繼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以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上也自引去及數年之憲後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上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括饑羸興水利摘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震民父子之習相遠也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不服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堂論廢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謨謀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勤令以為日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誨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為時籠利無足取者趙高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免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昭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魏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兇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偉街為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楊佐

李允

從弟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官

子思

張田

榮謹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照

揚仲元
余良肱

潘夙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為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譚載照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私怒加入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

吏治而所至皆克君子奚取焉

徐禧李攸

高求能

沈起

劉葵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走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弊用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陳次升

陳師錫弟汝霖

陶

張廷堅

龔爽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錫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為西南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之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責苗害願以清淨為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下輩一生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

先人之言夫擊賊尊博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
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
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揣上為懼
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
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来遠矣小人
之得政可畏矣

种世衡

子古諤詎師
中靖补師道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
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交決策於急遽危難
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
羗夏諸子俱有時才至師道師中隆三世號山西名將

徽宗在官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虛卒基南北之禍金
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而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
中欲出其背以掩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為
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司馬光

子希哲

吕公著

從子百禄
從孫祖禹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司
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
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
禄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
勸講平生論諫為言數千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

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蘇軾子思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七性而語之則曰正是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羅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閱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

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志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蘇轍元孫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杞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

兼得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

心故能爾也。君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閱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交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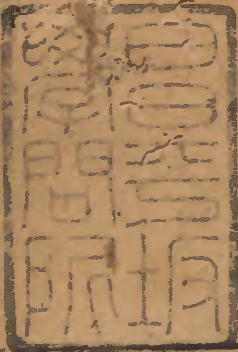
劉摯

蘇頌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木者皆相於母后，語薦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采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矜式。摯

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防並列於貶士論，寃之頌獨小。歸然高年，未嘗為奸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上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黜，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罪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在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遷儋耳，漸徙廉求，獨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





宋元卷之一
 州過葬軾汝州如城小城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
 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
 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
 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
 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
 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
 節筴筆遂箭

新刊資治通鑑宋元綱目經史品藻卷之一終

